

湖头条

驴铃声声

周明金

小时候,常见一队队驴车从村庄旁经过。长长的架子上装着三套或五套窑货:每套窑货都是大号缸里面装着中号缸,中号缸里面装着小号缸,小号缸里面装着罐子、罈、煨罐子、酒壶、夜壶或花盆。缸与缸之间用枯草隔离,每套窑货都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架子上,不摇不晃不碰撞。每张架子车前都有一头毛驴拉套,毛驴脖子上系着铃铛。毛驴为了驱赶蚊蝇骚扰抑或是长途跋涉给自己解闷,不时“突突突”地打着响鼻,摇摇头,铃铛就“叮铃叮铃”响起来。前面的响了,后面的也跟着响了,“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铃声清脆、悠扬,人们知道“拉脚的”(拉窑货的)经过了。我们都跑出来看,尾随着听那“叮铃叮铃”的驴铃声。车夫目不斜视,不时喊出“驾、驾、驾——”驱赶毛驴奋力前行的指令。毛驴不敢偷懒,弓着脊梁使出浑身力气,有的身上出了汗。车夫脚穿草鞋,一个肩头挂着褡裢,一个肩头搭条手巾,两手握住车把,身子前倾,显得很吃力。

那时都是土路或砖渣路,有上坡,也有下坡。上坡时车夫和毛驴一起用力,下坡时,车夫抬起车把,车脚着地慢慢滑行。钉有汽车外胎的车脚摩擦着路面,扬起了灰尘,顷刻间尘雾弥漫了道路。

“拉脚的”车上带有柴米油盐 and 锅碗瓢盆,到了饭时,选择一处有水,有青草的地方“吁”的一声停下来,立灶做饭。把毛驴散在草地上吃草。饭做熟了,毛驴也吃饱了,“嗯昂嗯昂”叫几声。人吃饭,毛驴卧下来打几个滚就地休息。人吃完饭,收拾起炊具,吆喝起歇息,差不多了的毛驴,牵到水边饮水,套上套继续赶路。

他们是把固始方集老缸窑生产

的窑货拉到安徽的阜南、临泉、太和或更远的地方去,卖给供销社或走村串户零卖。价格多少?一趟能赚多少钱?走了几天?走了多少里路?不得而知。只知道如果不下雨,每隔几天都会有“拉脚的”毛驴车经过。他们说着浓重的方言,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他们是“蛮子”还是“侉子”。

有时经过我们这里,也会有人喊住他们,买一些煨罐子、酒壶、夜壶之类的小型窑货,大型的窑货卸下来,再装车不容易。他们可能认为夜壶登不了大雅之堂,上不了台面,把夜壶叫做“嘴子货”。想想也是,夜壶有用就是嘴,如果没有嘴,也就无用了。因此,我们这里骂那些光耍嘴皮子,不干实事的人是“床底下夜壶——嘴子货”。

酒壶,家家必备。那时喝的酒大多是小作坊酿制的粮食酒,燎热喝口感最佳。来客了,拿酒壶倒上酒放锅里煨热或用麻秸、芝麻秸燎热。写进酒盅里,喝到肚里热乎乎的,是一种享受。

煨罐子,农家常用之物。把它放在灶膛里利用灰烬的余热,将水煨热,冬天里给家人洗脸、洗脚;利用余热,甚至能将米煨成粥。煨罐子有大号和小号两种,大号的可容纳一只整鸡,小号的小巧玲珑。用瓦煨罐子炖鸡炖鸭炖蹄膀,与现在用铝合金高压锅炖制的味道迥然不同,它是用文火慢慢煨熟的,不破坏食物的有机营养成分,罐子本身也没有对人体有害的金属微量元素。

有关煨罐子,在我们这里有这么一句俗语:“想死你个卖煨罐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想得倒好,但根本办不到。

这个俗语是有真实来历的:大集体时代的一个夏天,一个卖窑货的

年轻人,从老缸窑挑来一担窑货走乡串村叫卖。这天他来到一个村庄,正是晌午十分,天气特别炎热。热得挑窑货的汗流满面,口中干渴,他见有婆媳两人在树荫下乘凉,便也走过去放下担子歇一歇。别看挑的窑货尽是一些瓦盆、瓦罐、尿壶、煨罐子、酒壶……重量可不轻。

挑窑货的年轻人一边撩起褂襟擦汗,一边和这婆媳两人答话,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

婆婆问:“你这窑货卖多少钱一个?”

年轻人答:“瓦盆,两元钱一个;瓦罐,一元钱一个;尿壶,五角钱一个;煨罐子,一元五角钱一个……”

“这么贵呀?”

年轻人擦了一把汗说:“老太太,您不知道,入夏以来连续下大雨,老缸窑的窑都冲垮啦,根本就没有窑货了,所以才卖这么贵的。”

老太太把嘴一撇:“你骗谁呢?”

年轻人瞅了一眼漂亮的媳妇说:“骗您,我是您儿子。”

媳妇儿脸一红,知道挑窑货的年轻人耍贫嘴,想赚她便宜,把头转向一边去了。

老太太又问年轻人:“你这是正宗的方集老缸窑的窑货吗?”

年轻人见漂亮媳妇儿娇羞的模样,越发放肆起来,故意提高嗓门说:“保证是正宗的方集老缸窑窑货。骗您,我是您儿子!”

媳妇儿忍无可忍,扭过脸恨恨地说:“想死你个卖煨罐子的。”

不知何时起,不再有挑担走村串户卖窑货的商贩,再也看不到脚穿草鞋,一个肩头挂着褡裢,一个肩头搭条手巾,两手握住车把,身子前倾,显得很吃力的“拉脚的”。“叮铃叮铃”的驴铃声也远逝了!

诗 品时空

元宵夜吟

江声中

瑞雪良宵漫碧天,花灯锦簇贺团圆。
迎春烟火歌盛世,万里乾坤喜气连。
虎跃龙腾交好运,鸾飞凤舞送华年。
举家欢聚不眠夜,堂有双亲敬奉前。

草木有本心(外一首)

苏小小

在文字的江湖里放逐春天
在唐诗三百首里泛舟
在九百阙宋词的浩瀚里徜徉

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梅花冷,桃花白,杏花柔
粗犷的、豪放的、婉约的
明喻也好,隐喻也罢
都不及你洒脱的、轻柔的
飘逸的、蝇头小楷
令人回味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往事已逾千年
莲步生香的女子
已云深不知处

那些宏大的叙事
散落在梅岭的烟波里
许多美好的事物
在这个春天,继续抒情

在珠玑巷认祖

霜染岁月

内心的波澜不再起伏
知天命的年轻
滑向人生的谷底
露出慌乱的心事

在珠玑巷认祖

73个姓氏不分偏旁
不论上下结构
无论你是单姓还是复姓
都能一一认祖归宗

泛黄的164个族谱
在时光的打磨里脉络分明
顺着古道一路向北
你总能与中原攀上至亲

在珠玑巷

流水的姓氏套不牢灵魂的骨头
总有一些游子,半生的体温
捂不热族谱里的故乡
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

开心时刻

雪趣

蒋志明

小城前夜又北风,随风而来的雪,下得沸沸扬扬,漫不经心,悄无声息。看着这漫天飞舞的风雪,我的心非常的宁静。

自小到大,我都非常喜欢下雪。记得我六七岁时的冬季,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整天都在做着美梦的我,渴望着早日过上城市生活。从山沟沟里跳出去,到外面去寻找精彩万象的世界。

天遂人愿。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从城市放假回到了老家,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当一家人乐哈哈地吃着美味佳肴时,父亲突然放下饭碗,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过罢年带我们全家进城。我们姊妹们乐得合不拢嘴。我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饭扒拉完,迫不及待地来到小院内,哇,刚刚吃饭前还只是飘着小雪花,此时却是鹅毛大雪。我顿时来了兴致,回到家里拿出小铁铲,然后一下子跳到院内的花坛上,用小铲子把周围的雪聚到一起,开心地堆起了雪人。我先把一堆雪拍打严实,做

成雪人的身子,然后再做雪人的头部,用两个溜溜子做眼睛,找了一顶小帽子戴上,接着做鼻子、耳朵,忙活了一个多钟头,一个美丽可爱的雪人便活生生地呈现于我的面前,栩栩如生。我喊出家人们出来欣赏,他们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能成事,因为我堆雪人的认真劲儿感动了他们。以后每年的冬季下雪天,我除了堆雪人外,还找来一些废旧的砖头做成小桥。砖头之间用雪填平,那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的模样,着实令我入迷。整个小花坛被我点缀得像艺术天堂。左边堆了一个小雪人,中间栽了两棵泡桐树苗,右边搭建了一座小桥。忙了半天,虽然是大冬天,我却浑身上下热乎乎的,甚至身上还有细汗。一份劳动,一分收获。看着我的佳作,一样样地审视着,欣赏着,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份骄傲与自豪!

昨天,堂兄堂嫂请我一起到他们家小聚。吃午饭的前夕,我带着侄孙子和侄孙女到农行后面

的院子去教孩子他们堆雪人。在我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工夫,侄孙女独自堆好了一个小女孩,两个孪生侄孙子合伙堆了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们为雪人的装饰不同,这也是几个孩子的主意,超出我的想象力。

这几天,我们豫南小城的雪像江流似的从未断过。堆积半尺多深的白雪,给小区院内的孩童们堆雪人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刚吃完午餐,推开阳台的窗户透气,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楼下有三帮小朋友在聚精会神地堆雪人。他们把雪人堆好后,又在树下捡了几片树叶,有模有样地插在雪人的身上作点缀,孩子们互相借鉴,舒心地交流经验,当一个活灵活现的雪人堆好后,他们长舒了一口气,敏捷地在雪地上打了个滚,又翻了几个跟头,那一股顽皮的劲头与样子,令我恍惚看见小时的自己,我顿时穿越到了童年,来了劲头,和孩童们一起打闹嬉戏。

雪纷纷,树影疏,人又再少年。